

多疑鲁迅

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

刘春勇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多疑鲁迅

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

刘春勇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刘春勇著.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81127 - 760 - 9

I. 多… II. 刘… III. 鲁迅 (1881 ~ 1936) - 思想评论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354 号

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

作 者 刘春勇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 - 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1127 - 760 - 9/1 · 76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一 “疑”的力量

孙 郁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曾读到一位友人谈及海德格尔与鲁迅的文章,惊喜了多日。后来一位卡夫卡研究者也论及了鲁迅与这位天才作家的相似性,精神为之一振。浏览这类文章,我曾感到一种刺激,那原因是我们从旧的中国作家那里的确难以找到鲁迅的对应者。鲁迅是个异类,昨天是,现在是,明天大概也是。这异不仅在于其目光剥脱了对象世界,重要的是也剥脱了他自己。我们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因子不易看清他,他具有的现代意味与反现代意味,使我们的研究者面临的是思维方式的挑战。

大凡从颠覆世俗思维开始的研究,和鲁迅都有种亲密的感觉。刘春勇正是在这样一种视角下,进入了鲁迅世界。

每一个进入鲁迅思想的人,对其看法总有些差异,即便是看法一致者,体验也多少有别的。刘春勇博士论文写的是鲁迅的“多疑”问题。几年前,我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会,印象很深。他看到了鲁迅思想的一个深切的难题,并且在此深挖下去,玄学的与迷离的精神之光一直在闪烁着。

怀疑主义者很少怀疑自己,除了那些有现代感的思想者之外。我们的文明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一切概念出现了问题,表象已不再体现本真,而本真又非存活于词语里。多疑者鲁迅,挣脱了一切外在的语言之网,从多维的视角进入对世界的认识。

刘春勇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鲁迅的荒原体验与回旋的内心之苦,“多疑与主体生成关系”涉及许多难点,鲁迅在自我的挣扎里,呈现出现代哲学才碰到的话题。不仅颠覆了世界,而且也颠覆了自己,原来自己也是一个有着罪愆的人。有了此种心意的鲁迅,其实就和古中国人拉开了距离,也与同代人拉开了距离,解释鲁迅,以往的理论模式几乎都不适用于他。

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经常发出类似的感叹，他对历史，对文化，对熟悉与不熟悉的人文，都不愿用一种伦理的尺度量之，因为伦理化的目光，有时是远离本原的，与真的生命体验殊远。刘春勇发现，鲁迅的多疑相当于竹内好所说的象征鲁迅“回心”的那种东西，这是含混与超出常理的。研究鲁迅，不能不注意到此中玄机。

这一本书是对作者的一种智力检验，我们在此也见识了作者的心灵冒险。鲁迅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哲学的惊喜。在与海德格尔、竹内好的交织里，在与黑格尔、笛卡尔的对应中，鲁迅的哲学似乎一点不显得生硬，反而有着更为迷离不清而又深远的价值。在现代文化演进过程里，诸多中国文人的世界是被单一性纠缠的，他们相信世界的唯一性原理，比如进化论，比如安那其主义。较之这些单色调的文本，鲁迅却是介于明暗之间的忽隐忽现的存在，他的文字是生命内在的真的流动，那种具有体温感的篇什，把理性图像撕碎了。鲁迅在不确切性里把握着确切性，相反，也在明晰中对应着神秘的混沌。刘春勇从鲁迅的精神背景、内心生活、家庭环境、人文网络几个方面回溯鲁迅的精神结构，应当说选择了“多疑”，就选择了困惑，对一种非逻辑的理解结构进行打量，以往的逻辑语言是有问题的。作者一直注意对近代哲学资源的借用，警惕进入僵硬的语言秩序。他的兴趣广泛，许多视角纠缠着尼采、海德格尔式的寓言。这样的拷问有精神的力度，和那些平庸的、八股式的著作比，刘春勇有着属于自己温度的东西，我在阅读此书时，感到了他的紧张背后的快慰。

在鲁迅的时代，“信”与“疑”一直纠葛着知识界，鲁迅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人，内心一直缠绕着虚无之气，也就是他所说的鬼气。鬼气的产生乃历史的原因，在对旧文明的阅读中，给他光明的因子真的不多，而他又希望摆脱这些。问题在于，他的时代能体现的光明殊少，许多学者的伪态，在他看来只能使人陷入更大的灰暗里。所以先生看重的倒是“中间物”式的价值，看重的是执拗于“现在”的“韧”的精神，更看重的是抵抗黑暗时的自我消失，这个消失是承担后的消失，是“多疑”背后的确切性的进化。“疑”之后乃大洒脱，将人间苦涩集于一身，将恶名集于一身，将“疑”的晦气集于一身，最后剩下来的却是清洁的精神，他的无伪之朗照，精神之明澈，世人何人及之？鲁迅的“疑”其实一直逼近人的一种“致人性于全”的渴望，他没有得到这些，但却呈现了这些。

看我们的历史，有怀疑精神的人很多。王充《论衡》里的诘问之语，

与尼采比毫不逊色。李贽对孔夫子的反问,也是颇有骨气的。其实明清以来,狂狷之士多有“疑神疑鬼”之态,徐渭的诗与画好,大抵和非循规蹈矩有关。鲁迅意识里自然有这些鬼气,可是他背后的现代主义式的荒谬、无常、绝望,将精神由士大夫的豪放引向了形而上之域。那是只有神学家与形而上学论者才关注的内容。但这一切在他那里又非玄而又玄、虚无缥缈之所。鲁迅的特点是一直站立在人间,与活的人生在一起。人们曾称之为现实主义,那也没错。可是这现实主义是黑暗里觅路的现实。他的一切回旋精妙之思,隐曲迷茫之语,都来自民间之内,而非庙堂书斋。于是近神学而非神学,似玄语而实人语,在人性与神性之间,鲁迅属于前者。

理解这样的存在我们要耗费心血。刘春勇把自己青春的大多时光献给了鲁迅。我知道这是唯有经历过困境的人才有的情思。他随着鲁迅一同远走,一路瞭望到无数迷人之景,且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在挑战别人,更主要是在挑战自己。这样的书我写不出来,看着更年轻的友人跋涉在这条路上,除了高兴,还有祝福。于是想起这样的结论:随鲁迅一同“疑”世者,苦自然有,在思想之路上确是有福的。

2009年7月7日于北戴河

序二

尾崎文昭

刘春勇君要我给他的著作写序,恐怕因为他的这论著的中心题目“鲁迅的多疑思维方式”这个说法原来我十七八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里曾提出过,所以他想要给我致意。受到此要求,我觉得很高兴,但只承诺了写第二序文的任务,因为我过去没给人写过序文,肯定写不好,认为应该有更正规的序文才对。

刘春勇君的大著原是他的博士论文,几年前他给了我那篇,我就知道了他立论时多次提到我那篇文章,而且在其第四章即最中心位置的篇章里,跟几篇其他先生的文章一起,当作要批判要克服的主要对象。当时我极为高兴,就因为觉得获得这么个高水平的理解能力的读者,实在不容易的。除了我的文章以外,还将钱理群、汪晖、王晓明、王乾坤等各位先生以及日本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同时又当作批判克服的对象,和它们在很深刻层次上进行了学术对话。能够进行这种高水平对话本身就证明刘春勇君本人对鲁迅的理解也有很深刻的水平。可是有共同的理解深度,理所当然并不保证大家的最后见解也会共同,应是见仁见智,但这种深刻对话本身给予双方深层的喜悦和满足感。尤其高兴的是他对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伊藤虎丸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又准确又深刻的理解。近十来年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里也有不少谈论其研究成果的,但按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真正捉到其要点的其实几乎寥寥无几。在这方面刘春勇君表现了优秀的思维能力。

可是在这一方面觉得稍微遗憾的是刘春勇君不太注意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和九尾常喜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其实对于刘春勇君所关心的北京时期的鲁迅思想来说,木山英雄先生的《野草》论在日本鲁迅研究界里可

算是真正经典,而丸尾常喜先生就综合过去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木山先生的在内)提出过相当完整的看法,尤其是对鲁迅的中间物意识讲了精辟的看法。丸尾先生以前出过汉译著作,但其里面没有充分表达这个方面的成果,因此不能责难刘春勇君(木山先生的汉译著作《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也在刘春勇君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才出版,估计来不及详细看)。幸亏丸尾先生的新的汉译鲁迅论著作快要出版(《“耻辱”与“恢复”——〈呐喊〉、〈野草〉研究》北大出版社,预定2010年1月出版),给中国鲁迅研究界提供新的材料。假如此书前几年翻译出版的话,刘春勇君的立论在一定范围内会有所调整,改得更完整些。但我们看到那新译著作后再次进行讨论也不迟。

现在简单地介绍他的看法,丸尾把鲁迅中间物意识在《呐喊》时期的和《彷徨》《野草》时期的分为两种,把前者定名是鲁迅范式进化论,是由于伦理进化论加自我牺牲观念而成的,依据此自我定位产生了对敌人的强烈憎恶感情以及民族自我批评的文学。而到了《彷徨》《野草》时期此自我定位想法开始动摇没法坚持,经过苦恼过程最后得到了新的自我定位想法,就是把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此两者的矛盾扬弃后,得到了同时承认两者的新的中间物意识(木山英雄先生的《野草》论把此后期新中间物意识理解为将自我放在敌友之间的空间性/社会性中间物意识,而前期的叫做时间性/世代性中间物意识)。以上模式化了的介绍会恐怕难免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也很可能大幅度丢了原本论说的丰富含义,希望读者自己参阅。

丸尾常喜先生实为可惜去年(2008年)5月去世了。他在最后日子里写了一篇讲演稿子,准备为有个自己知道已不能赴会的研究会提交以托人代替宣读。他其实自己书写觉得困难,因此先录音口述,由他女儿做成打字稿,然后自己修改,采用了这么个办法。最后他去世的头一天才能修改完,而据看他的大夫说他去世时的样子似乎是他的手还在捏着朱笔进行修改的样子。后来在东京开了追悼会时他女儿给我们特意放了那最后的口述录音。所选的部分似乎是最后结束的一段,所放的声音不大像快要结束生命的人的声音,很清晰又有毅力,一边引用鲁迅的话一边讲述确信人生的希望。他所引用的鲁迅的话就是“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

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续集·记谈话》》)九尾作为讲鲁迅的最后机会的结论,特意选择了这段话,以此代替了给要遗留的女儿们以及朋友们的告别词。

我自己过去没有多大注意鲁迅的这段话,因此刚听到录音时不能立即想到哪一篇中的一段。可是不久想到这个部分就是刘春勇君的这本论著,要证明鲁迅最后克服了虚无主义的那立论中用过的。在最后一章的作为最中心的一段里,引用那些话作为鲁迅克服过了虚无主义的证据。想到此一点,我感慨万端,又觉得非常遗憾,九尾先生生前我没有给他看刘春勇君的这篇博士论文。

刘春勇君的这部论著里,虽然将来还会需要部分地修改或补充,但总体来说依据强有力的文本分析以及他信念的健康性,具有相当有力量的说服力。尤其是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展开的逻辑非常精彩,表示有独特的逻辑建构,看来对过去没法解决叫做悖论来留下的重要问题,他提出了相当合理的答案。但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是,刘春勇君批判很多学者说他们无意识地把“形而上性/超越性”或者“价值/目的”作为立论前提,所以他们不能够由“希望—绝望”的循环思维或者“虚无主义”的思维惯性摆脱出来。他强调鲁迅思维里应该更要重视“存在性/日常性”本身的意义。他这样立论使人感到很有魅力,认为是确有值得讨论的看法。同时也有所使人联想到儒家思维,但我现在不准备因此否定他的这种试探。鲁迅晚年的另一篇文章《且介亭杂文末篇“这也是生活”》也使人觉得类似的感觉。

最后借此地方就“鲁迅的‘多疑’思维方式”想要说明两点,恐怕对刘春勇君来说只是个蛇足。其一,当初写草稿时试用过“相对化思维”,但怕引起无端误会不采用这个说法。现在如果以别的说法来表达的话,也可以以“多层次彻底相对化(或对象化)思维方式”来代替。但这么说,与在西欧思想界里否定上帝存在以后相当普遍地出现过的现代性思维似乎没有多少两样(其实我也认为确是相差不远的,就像刘春勇君这论著里详细地分析的那样),而要描述鲁迅思维的特点(表现得有个性并且很彻底),恐怕有所不足。因此,刘春勇君所立论的那样还是仍用“多疑思维方式”怕恰当些。

其二,“多疑思维方式”与竹内好鲁迅论的关系。其实,我那篇文章

第四节里有这样的文字,“竹内好为了证明那种因语言无法说明的根源存在,竭力用语言填满其周围空间。竹内好又使用另一说法,称其为‘产生身藏‘永远的革命者’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笔者所说‘多疑’思维其实也指同一内容。”这就是说,竹内好感觉上获得了但是没法弄清楚到用语言表达的那个鲁迅思想的根源核心,该文章由不同角度弄清楚并用一个语词来表达的就是“多疑思维方式”。此一点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并理解,而似乎绝大多数的读者忽略过去,包括日本的和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在内。但刘春勇君看来很是理解的。

2009年7月14日

目 录

CONTENST

序一 “疑”的力量 孙郁 /1

序二 尾崎文昭 /4

导 论 鲁迅的多疑及其界定 /1

第一节 鲁迅是多疑的吗? /1

第二节 史上对鲁迅多疑的评价 /9

第三节 重新评价鲁迅多疑的立场 /23

第四节 多疑与主体生成的关系 /25

第五节 多疑的界定 /31

第一章 启蒙时期:我是谁? /41

引 言 启蒙者周树人 /41

第一节 世界图象、异与自我认同 /43

第二节 进化论与历史进步观 /50

第三节 立人——谁立人? /57

第四节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65

小 结 理想主义者周树人及其道路 /71

第二章 鲁迅世界的诞生:鲁迅是谁? /74

引 言 作为“回心”的多疑 /74

第一节 作为多疑起点的《狂人日记》 /75

第二节 多疑与荒原体验 /85

第三节 多疑与人性恶及循环史观 /92

第四节 多疑与鲁迅的仇猫 /99

第五节 作为多疑“风景”的《呐喊》 /108

小 结 彷徨始于呐喊 /117

第三章 鲁迅的身-位感:我在哪里? /120

引 言 身-位感及其调整 /120

第一节 多疑与兄弟失和 /125

第二节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婚恋 /131

第三节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青年 /140

第四节 多疑与中间物 /157

第五节 祥林嫂是谁? /169

小 结 给我一条光 /176

第四章 鲁迅之信:我往哪里去? /178

引 言 “光” /178

第一节 虚无主义与信 /179

第二节 鲁迅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一) /187

第三节 鲁迅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二) /192

第四节 所谓悖论及多疑的实质 /203

第五节 中国的脊梁 /214

小 结 探路者及其孤独 /223

结 语 /225

附 录 /228

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39

导论 鲁迅的多疑及其界定

第一节 鲁迅是多疑的吗？

第一篇以鲁迅先生的“多疑”为专题进行评述的文章是曹聚仁先生的《论“多疑”》，其文如下：

鲁迅先生生前，已经有人说他“多疑”；这从他自己杂文中所散见的讽刺这“恶谥”的话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死了以后，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对记者谈话，也说：“鲁迅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到应了鲁迅先生所说“以‘多疑’为忠实长者所诟病”的前言了。

作人先生在谈话中，曾说鲁迅在观察事物上非常透澈，前后颇有点矛盾；因为“观察透澈”便不会“多疑”，“多疑”的人便缺乏“透澈的观察力”，这两者是不能两全的。鲁迅先生有一回，往大上海去看戏：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他说没有零钱，那女孩子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鲁迅先生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那女孩子非常高兴了，称赞鲁迅先生道：“你是好人”，还写给他一张收据。本来这件事已经完结了。但是鲁迅先生在静悄悄的回家途中，眼前出现了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鲁迅先生心中所浮起的意念是：“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

灾的。……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经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捲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们对于他所浮起的这念头,究竟还是说他“多疑”呢?还是解剖透澈呢?说他“多疑”,则明明所谓“水灾捐款”,经过了那些“善棍”,“慈善家”以及土豪劣绅猾胥奸吏之手,真的到灾民之手有限得很了;鲁迅先生所给一块钱,真是连给水利局老爷买一天的烟捲也不够的,难道真是“多余”的“疑虑”吗?说他解剖透澈,则带了“好人”的头衔走进戏院可以完结的事,他偏左想右思,心情为之大不舒服,甚至要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也不被一些人可以看作“多疑”吗?

说到这里,我有点懂得“多疑”和解剖透澈的界线了。上海街头有一种小赌摊,用三张扑克牌当作赌具,周围有一些像是下注的赌客,其实是摆赌摊的同伙,而娘姨,乡下人,小伙计则用几角洋去碰运气。这时若有一过往的客人,停住了脚,在旁看看,并不下注,那些同伙就要请你帮帮忙,请你走开点了。那行人若告诉那些小伙计娘姨们“小心上当”,那些同伙们便怒目怪你“多疑”,不许你开口;而小伙计娘姨们的心中,也许以为这位行人真是“多疑”。天下惟有富于理智的人,能用犀利的眼光,对观众作透澈的解剖。他这种解剖,在天真的,老实的人,容易认为多疑,因为他们实在看不穿。而变把戏骗别人的人,也会说是“多疑”;因为他自己最明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惟有抹杀透澈的解剖,说那是“多疑”,方能使天真的老实的人上当而不疑。

所以,周作人先生说鲁迅先生“多疑”是不应该的,因为他

最了解鲁迅先生的透澈的解剖。^①

从整篇文章来看,作者的立意很简单,那就是为鲁迅先生辩诬,文章的基调是反驳。这篇文章理应是对周作人的一次记者访谈^②的回应。在曹聚仁看来,周作人用“多疑”和“观察事物的透澈”这两点来评价乃兄鲁迅是前后矛盾的,“因为‘观察透澈’便不会‘多疑’,‘多疑’的人便缺乏‘透澈的观察力’,这两者是不能两全的。”曹聚仁先生认为,“多疑”其实是“观察力透澈”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对“观察力透澈”的人的一种“诬”,因此,指责鲁迅先生“多疑”其实就是对他的“透澈的观察力”的“诬”。文章举了两个具体的事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其一是鲁迅先生在《我要骗人》一文中所讲述的他本人的一个亲身经历;其一是上海街头的赌摊。在曹聚仁先生看来,鲁迅先生对“募捐”的“多余”考虑并不是“多余”的,而是他的解剖事物透澈的表现,而很多人会认为这恰恰是鲁迅的“多疑”,曹聚仁认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对鲁迅的“诬”。接着他进一步对“诬”进行了“剥离”,于是他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就是上海街头的赌摊,摆赌摊者及其同伙对付那些洞穿他们把戏的行人路客的招数就是“诬”,“诬”他们“多疑”——实际上他们在心里很明白那不是“多疑”而是“观察力透澈”——而这一招非常管用,它不仅将这个妨碍他们发财的“潜在威胁”撵走,而且还让天真老实的小伙计娘姨们真的相信这个行人是如此的“多疑”,而他们这些摆赌摊的是多么的真诚。当众人——好人、坏人以及不好不坏的人——“诬”了这个“清醒者”并将其撵走之后,这个世界便继续

① 曹聚仁:《论“多疑”》,1936年10月29日《立报》(上海)。案:《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中收录的所谓曹聚仁先生的《论多疑》实际上是曹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鲁迅的性格》,这篇文章恰恰也是谈鲁迅先生的“多疑”,当时收入193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曹聚仁的杂文集《文思》中,《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编者一定是将这两篇不同的文章弄混淆了,因为《资料汇编》中明明在文章的来源上注明“原载1936年10月29日《立报》(上海)”,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526~527页,而当笔者到北京图书馆解放前报刊阅览处核对时才发现这个(对笔者本人来说)“惊天大错换”,这使得笔者惊出一身冷汗,要不然,这个硬伤也太大、太致命了。这个发现使得我对《资料汇编》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遂一一核对了其他引自《资料汇编》的引文,幸而再没有发现类似的“弥天大错”,这才放心。

② 《鲁迅在平家属访问记》,1936年10月23日《新民报》(南京),又王志之的《鲁迅印象记》转录,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54~57页。

它的“瞒与哄”。很显然,这个故事中的清醒“过客/行人”指的就是鲁迅先生,而他却因其“清醒”而遭到众人的“诬”：“鲁迅多疑”。文章最后对周作人“诬”其兄“多疑”表达了不满。

这是一篇雄辩的文章,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曹聚仁先生在不经意中对“多疑”作了一种解释:“多余”的“疑虑”,我相信曹先生的这个解释表现了当时——20世纪30年代——人对鲁迅“多疑”的某种真实看法,即鲁迅的“多疑”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无谓的“疑虑”,这虽然是一种表面的(“看起来是这样”,“似乎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现象,但其实很重要;其二,曹聚仁先生认为周作人将“多疑”和“观察事物的透澈”放在一起评价鲁迅先生是不符合逻辑的。这种理解当然和他的辩诬的立场有关,辩诬使得他将“多疑”看成是与“观察事物的透澈”相对立的贬词,而将这一贬词用于评价鲁迅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对“多疑”这个词作价值判断,将其作为一个中立的词来用时,我们是不是能换一种思维来看待“鲁迅多疑”这个问题呢?其实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从不否认自己的“多疑”,这已经证明鲁迅对自己的“多疑”是予以承认的。而深知他的周作人用“多疑”来评价他虽然有“诬”他的嫌疑,但“诬”字恐怕不能概括全部吧,我的意思是说,周作人这种凭深知的直觉所说的话恐怕是有某种道理的,或者说他的原意不一定是对乃兄的“诬”,而是在他看来鲁迅的“多疑”及其“观察事物的透澈”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某种内在(本质的,而非如摆赌摊者的修辞)联系的。这在周作人那里仅是某种直觉,而在后来的李长之和钱理群两位先生那里却经过了理论的论证,在李长之看来,“观察事物的透澈”是一种性格中的“锐感”的表达,而这种“锐感”会导致人的“多疑”^①;钱理群先生则更直接,他认为“多疑”就是“观察事物的透澈”^②。这些当然是后话,但也能证明后人与前人在看待鲁迅多疑上的不同与变迁,以及曹聚仁辩诬的确实。

既已受非难,处于“辩”的位置,不论“诬”的确实与否,倘要“辩”就已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了。更何况,鲁迅先生在其文章中对于自己的“多疑”

① 李长之:《诗人和战上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鲁迅批判之总结》,载《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330~1333页。原载1935年8月14日《益世报》(天津)。

②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6页。

从来都是供认不讳的呢？这一点只要通读过《鲁迅全集》的人就会知道的。全集中单是以“多疑”二字来供认自己这种个性的地方亦不下数次，其文如下：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卷三，页151）^①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卷十一，页32）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卷四，页455）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这就会习惯的罢。（卷七，页410）

至于不用“多疑”二字而间接承认自己多疑的文字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一个事件的两篇文章和一句话。前者是指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关于“杨树达”的袭来的两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和《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许多年以来，这两篇文章被视为鲁迅多疑的典范性文本被征引或被故意遗忘，“学术界已经多年不谈所谓‘‘杨树达’君的袭来事件’，也许是有所忌讳。但这恰恰是显示鲁迅‘多疑’、‘尖刻’的真相的。”^②而在《辩正》一文中，鲁迅先生也确实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多疑”与“易怒”，“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卷七，页49~50）后者是鲁迅先生在1927年写给章廷谦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

① 凡引鲁迅著作（译文除外）皆作随文引，引文皆出自鲁迅：《鲁迅全集》（1—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0页。